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九

宋鶴林彭祖纂

巳四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御註曰汎然無所繫故動靜不失往來不

窮左之右之而無不可

碧虛子陳景元曰汎汎兮滿乎太空而無所繫者其惟道之體乎或可于左或可于右皆逢其原而無所不周者其惟道之用乎

穎濱蘇轍曰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

王雱曰汎然不定一物故用之無所不通葉夢得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易之言

道以陰陽而老氏之獨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則為之陰陽者誰乎故於此特以左右

見之左陽也右陰也大道汎兮其無所倚故自陰而之陽則可以左自陽而之陰則可以右

林東曰一說以左右為佐佑說老氏書有

輔萬物之自然是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

穎濱蘇轍曰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為己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而不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惟道而已

巳

臨川王安石曰萬物之資貸以生則亦恃之而不辭矣功成而不居巍巍乎其有成功蕩蕩乎民無能名是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萬物雖繁道皆以無為之妙而成之不以其多而拒之裁成萬物不以為能

陳象古曰不言己之能生也不自有其成功也

葉夢得曰萬物由乎其間則恃之以生者吾固不得辭非我也陰陽也及其功成吾亦不得名之有矣名且不得而況於實乎

黃茂材曰萬物之生非道而何故不可得而辭生物之功亦為大矣功成而不居其功

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御註曰道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與物辨故常無欲與

物交故萬物歸焉履露乎萬物而不示其宰制之功故不為主鼓舞乎群衆而莫窺其歸往之迹故不知主夫道非小大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道之及乎物者爾

碧虛子陳景元曰杜光庭曰聖人愛民恤物巨細申恩若可名於小矣任物遂性歸功於天又可名於大矣法道施化布德及人鼓以淳和之風被以清靜之政志功不

有不自尊高故其盛業可大聖德可久以其不為大故能成此尊大矣修身之士況

然無著若雲之無心水之任器可左可右隨方隨圓不滯於常物來斯應鑿物斯廣

不均應用之心利物雖多不矜兼濟之德仁遠蠢動未始為私衆善歸宗不為之主是能彰非小非大之德無自尊自伐之稱

可以契上真之大道矣

顏漢蘇轍曰大而有為大之心則小矣

王雱曰有意於主則反與物對惟其主萬

物而未嘗有意乃所以充塞無外而莫能

離夫道之為物方其小也未嘗不大方其

大也未嘗雖小但觀者各得其迹而已要

而言之非小非大不可言傳可以意得自

大則有其大有其大則小矣唯其非大而

強名以大則真大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不自為大終為

萬物之宗不自為先終為天地之祖

陳象古曰物由道生不自為主其施甚廣

無欲觀妙乃道之幾可名於小其樸若全

萬物歸己之恩不自恃其功冲而用之物

莫能測故可名為大

黃茂材曰道無大小自吾無欲以觀之則

謂之小自物不知所主以觀之則謂之大

聖人體此以游於世豈不為大乎然未嘗

有自大之心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御註曰象如天之垂象無為也運之以健

無言也示之以文聖人之御世處無為之

事行不言之教而民歸之如父母故曰執

大象天下往陰陽和靜鬼神不擾群生不

傷萬物不夭民雖有智無所用之何害之

有安則無危亡之憂平則無險陂之患泰

者通而治也

臨川王安石曰大象者道之喻執其大則

為萬物之所歸向吾能順性命之理受之

而不逆故往而不害能安則能平能平則

能泰善安然後至於平平然後至於泰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無象者大象也

母之於子也未有母處而子不往就之也

物來附德猶子歸母不害其所利則相蓄

養和平而安泰也

達真子曰大象者道之象也然道不可執

聖人體之固若其執爾聖人體道則為天

下之所歸故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者歸往

之謂也莫足以傾則曰安莫足以險則曰

平莫足以否則曰泰

葉夢得曰大象猶大物也恍惚之間有物

有象其藏深矣不可名以大執而示物然

後其大者見焉天下始得從之而往吾雖

受之而未嘗見其有物則雜然共處各安

其性命之情並行而不相悖固未有能害

之者也是以不失其居則安不違其分則

平不逆其情則泰

清源子劉驥曰象者物之始見去道未遠

故以喻道大象者無象之象虛無之真也

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故執

大象天下往經所謂太虛內神六合朝真

亦此之謂也以至萬物之精華無極之物

皆來歸之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利而

不害為而不爭故往而不害安平泰則

安於性命之情平則定于內外之分泰則

交通成和而上下與天地同流也

黃茂材曰道本無象執得而執然必有主

之者故天下往焉往者謂其無往而不在

也太古之時有羲黃在上天下之民含哺

而嬉鼓腹而遊無日不在乎道之中可謂安乎泰矣又豈有害者哉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舉論也夫音樂之和

人心為之少留饌餌之美客必為之暫止樂之佚也耳滿而過焉餌之飲也舌味而爽焉客之止也主倦而厭焉夫法之初興民皆親之譽之及其弊也則民畏之侮之莊子曰仁義先王之遠慮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此言法之用也

隨世汙隆滯而久之理必敗矣既敗豈有往而不害者哉既受其害則矣足言其安乎泰也夫樂佚餌飲則過爽隨焉大法一弊則畏侮彰焉若夫道之出口淡然無味

所謂信言不美也清靜無為則民樂其性故舍哺鼓腹而遊乎混茫則不知其所之矣豈有和悅之聲甘美之味而審聽咀嚼哉  
顏瀆蘇轍曰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

以止過客哉然而樂闋餌盡彼將捨之而去若夫執大象以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

又況得而惡之手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臨川王安石曰夫五味之於口五音之於

耳世皆沉溺而不知反者以其悅之於口

耳之間也唯道之於口則非味而常淡然

耳惟其不悅於味而視道之無味不悅於

聲而視道之無聲則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而其用不可盡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樂者音樂也餌

者飲食也既就而歸附樂所以和其心食

所以養其形內外得所雖過客亦留而不

去而況其素來處者惟道深遠又大其言

簡淡初聞甚淡久之味在其中矣非玄覽

莫能見非聽幽莫能聞雖無近利久而用

之始知無盡

黃茂材曰張樂設餌過客且止聲色嗜欲

之能悅人如此若夫道出於口則無味視

於目則無色聽於耳則無聲然人能得而

用之其用無窮豈外物可比哉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御註曰此聖人所以復霜而知堅冰之至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一章先賢解之多端

皆不條理其說或引孔子曰可與適道未

可與權或引國家權變為辭近乎縱橫之

說此乃與陰符天機合矣在手高識變通

者審用爾

顏瀆蘇轍曰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

不極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

足則物不服然此幾於用智也與管仲孫

武何異聖人之與世俗其迹固有相似者

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

於應病用者如商賈巧於射利

臨川王安石曰天下之人常為陰陽轉徙

而不知反故欲張者必歛欲強者必弱知

雄之為動而當守其雌知白之為明而當



而不為彼之所敵持之以弱則天下之強皆歸之而不為彼之所弱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故知機者謹密也

陳象古曰張極必敵強極必弱與極必廢與極必奪自然之理也

清源子劉驥曰物盛則衰物極則反乃消息盈虛之常理也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日月尚爾況其他乎此天之道

黃茂材曰凡物有欲有張有弱有強有廢有興有奪有予造化者未嘗容心於其間

如日月寒暑相為往來當其張也必有欲之者焉當其強也必有弱之者焉當其興也必有廢之者焉當其與也必有奪之者焉

是謂微明

御註曰其未兆為微而其理甚著賢人觀而衆莫知

涑水司馬光曰知微之明

臨川王安石曰非見機者不能與於此

達真子曰自其張之微而明其有欲自其強之微而明其有弱

黃茂材曰此理雖明達之者少故謂微明林東曰人當見微而知著是謂微明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穎濱蘇轍曰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為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而耳

達真子曰剛勝柔強勝弱形器之然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道用之然也

清源子劉驥曰剛強所以勝人勝人則有時而力屈柔弱所以自勝自勝則吾往而不勝

黃茂材曰柔未嘗求勝剛也而剛者常不能屈故曰柔勝弱未嘗勝強也而強者常不能加故曰弱勝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御註曰淵者魚之所以藏其身利器者國之所以制人吞舟之魚礪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不可脫于淵聖人能窮海內而無智名威服萬物而無勇功而天下治

碧虛子陳景元曰國家之權謀泄漏于民下則小夫得以玩弄姦雄乎

穎濱蘇轍曰魚之為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其托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蠢然一物耳

何能為哉聖人居於柔弱而剛強者莫能傷也非徒莫能傷也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魚惟脫於淵然後人得制之聖人惟處於柔弱而不厭故終能服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

臨川王安石曰魚之為物深潛退伏而藏於深淵之中而不可脫於淵聖人之利器常隱於微妙而不可離於樸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淵者魚之所以存身脫則有鈎網之患道者人之所以生失者必有禍患之憂又利於國之器藏而

失者必有禍患之憂又利於國之器藏而

以息盜機豈可示於外也

葉夢得曰聖人之於天下也蓋亦有運之者焉而不可以示人謂之利器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螻蟻得而制之脫淵之病也是故聖人藏其用而不盡古者謂是為神

故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自伏羲至于文王因時之變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使斯民由之而不知者皆是物也是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雖吾孔子亦云不知是而一二以暴之則民必有伺其間而奪之者此三代而下所以詐偽萌生而卒無以勝之者歟

黃茂材曰庖丁為文惠君語解牛之妙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由此觀之魚豈可脫於淵國之利器豈可以示人魚脫於淵必制於人國之利器示人必奪於人皆非善刀而藏之者也林東曰魚脫於淵而處陸則死人不可以捨福而趨禍國之利器以示人則謀動干

戈而有傷乎物則亦取禍之道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道之常也湛寂不動

故曰無為應物而動物皆自用故曰無不為夫侯王若能常以虛為心亦以無為身持守而不撓者故萬物將自從其化也經曰我無為而民自化

黃茂材曰道惟無為故能無不為若其有為則其為也然矣侯王守此可以使萬物化萬物之化非道孰能然今云將自化者生而不有為而不恃衣被萬物而不為主也歟

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

顏瀆蘇轍曰聖人以無為化萬物萬物化之始於無為而漸至於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偽日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益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為之

動終以無名之樸鎮之庶幾可得而止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既化而秦民性過於秦則動作流蕩復以無名之樸鎮靜之民不可得而名狀之矣故定

達真子曰化而欲作道之散也無名之樸道之聚也以樸則無名固知化者有名也以化而欲作固知樸者不作也由是知鎮以無名之樸者使有名復歸於無名有作復歸於無作蓋以反本之謂也

清源子劉驥曰性靜謂之神神靜則萬化安心動謂之情情動則萬化亡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故吾將鎮以無名之樸天真之性道之大原不可得而名故以樸為喻鎮以無名之樸者必靜必清守性之真惟寂惟冥體道之原居杳冥之內在恍惚之中離形去智不識不知物我兼忘與道為一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御註曰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道變化則無為也各正性命則不欲以靜天下

將自正也以道治天下至於各正性命此之謂治之至

顏淵蘇轍曰聖人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樸之迹故樸全而用大有欲樸之心尚存於胃中則失之遠矣

葉夢得曰靜者盡性而至命者也夫然天下不期而自正矣莊周曰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其知靜哉

清源子劉驥曰莊子所謂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經所謂我好靜而民自正皆此之謂也

黃茂材曰樸雖無名若存諸念則是未能無欲也古之至人非特於物也無欲其於道也亦無所欲淡然自守清靜無為天下各自正其性命而已吾何欲焉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九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

宋鶴林彭和纂集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御註曰孔子不居其聖而為聖之時乃所以有德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何德之有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上德也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不行則不至下德也德有上下此聖賢之所以分歟離形去

智通於大同仁義禮智蓋將簡之而弗得故無以為屈折禮樂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故有以為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德者得也內得於心

外得於物常得而無喪利而不害物得以生謂之德也且道有淺深故德有上下所謂上德者至德也至德者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人不見其迹則謂之不德以其舍先

匿耀支離所為使百姓日用而不知咸曰我之自然而已矣所謂德全者也故曰是

以有德谷神子曰上德不德與道同也下德者迹用漸彰至一渙散因循任物物保

其安天下稱之歸美于已雖其德不喪已遠於至德也夫有上德者性受自然之至妙命得元氣之精微神貫天地明並日月

無思慮而心自無為忘功忘名而迹無以為以用也故無用已為也不為而自得也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以為夫言下德者

降於上德者也性受自然之平淡命得元氣之純和神配陰陽明效日月民皆仰戴咸共樂推麟鳳見而嘉祥來歌謠彰而有以為也故曰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凍水司馬光曰我無為民自化無以為猶言無用有為也顏淵蘇轍曰聖人縱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無為而有以為之則猶有為也唯無為而無以為之者可謂無為矣其下非為不成然猶有以為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

以為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